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四朝聞見錄 第五章 戊集

○岳侯追封「人主無私，予奪一歸萬世之公；天下有公，是非豈待百年而定？眷言名將，宿號蓋臣，雖勳業不究於生前，而譽望益彰於身後。緬懷英概，申畀愍章，故追復少保、武勝軍節度使、武昌郡開國公、食邑六千戶、實封二千四百戶、贈太師、諡武穆岳飛，蓋蓋世之才，負冠軍之勇，方略如霍嫫姚而志滅匈奴，意氣如祖豫州而誓清冀、朔。屢執訊而獲丑，亦運籌而策勳。外攝威靈，內殫謀畫。屬時講好，將歸馬華山之陽；爾猶奮威，欲撫劍伊吾之北。遂致焚蠅之集，遽成市虎之疑。雖懷子儀貫日之忠，曾無其福；卒墜林甫偃月之計，孰拯其冤？迨國論之初明，果邦誣之自辨。中興之主，思念不忘；重華之君，追褒特厚。肆渺躬而在御，想風烈以如存。是用頒我絲綸，燧之王爵，錫熊紅之故壤，超敬德之舊封。蓋將慰九原之心，亦以作三軍之氣。於戲！修車備器，適當閒暇之時；顯忠遂良，罔閒幽明之際。尚惟泉壤，歆此寵光，可特封鄂王，餘如故。」嘉泰四年六月二十日，中書舍人李大異行。蓋韓氏興師恢復，故首封鄂王以為張本，制中故有「作三軍之氣」與「修車備器」之詞（按制詞有與今本《金陀粹編》所載字句小異，附刊卷末）。○老異此制乃《金陀粹編》第二十七卷所載。《金陀粹編》乃王孫珂所載，決不致誤。而紀聞者以李公大異為顏■或，其誤甚矣。嘉泰間，岳侯之死僅八十年，故有「天下有公，是非豈待百年而定」之語。謂必待百年而定，何也？蓋紀聞者治賦，若如所載，僅一無用韻語（一作「原韻」）起句耳。恐史官誤彩其說，故載詳雲。

○遺事開禧初降詔興師，李公壁草起句云：「天道好還，蓋中國有必伸之理；人心助順，雖匹夫無不報之仇。」累詞殆將數百。予侍叔父貢士泳自浦城行至都之玉津園前，售摹詔而讀之。叔父曰：「以中國而對匹夫，氣弱矣。其能勝乎？」已而兵果大敗。金因亦有偽詔詆韓■青云：「蠢爾殘昏巨迷（此句疑有脫文）輒鼓兵端，首開邊隙。敗三朝七十年之盟好，驅兩國百萬眾之生靈。彼既逆謀，此宜順動。尚期決戰，同享昇平。」

○畢再遇再遇，臨安西溪人。淳熙間，以勇名於軍。精悍短小，蓋驍將也。開禧兵罷不支，再遇奮於行伍，年已六十，披髮戴兜鍪鐵鬼面，被金楮錢，建旗曰「畢將軍」。敵騎望其旗已，相顧愕視。再遇乘之，出入陣中，萬死莫敵。蓋先是敵中有畢將軍廟甚靈異，其後浸以不靈，其形又絕尚，且登其號於旗，敵兵以為本國之神。湖海賊作，再遇為淮東招撫使，建治於揚州，雖殺戮過當，而賊亦旋定。嘗延客高會，取賊肝胃烹而薦酒。又擒其魁，用火尺烙其背，為棋笛琴絲之類。再遇不善書，其弟再■頗能書，嘗為其贊畫於內。朝命再遇釋印入覲，留都亭驛。其弟嘗污其寵妾，因酒大悖再遇。再遇不能忍，以鐵尺殺之，具奏聞於上得罪，且謂再■非同產，蓋義兄弟。有旨放罪。未幾，台臣以其被召乃以軍容入國，且及其手殘同氣，有旨徙之■川。繼而又論其在淮為招撫日，多糜金錢以餽過客，追十六萬緡寓於■之軍帑。再遇以田券折納於有司，僅得十萬。守臣楊長儒（一作「孺」）憐之，為代納六萬雲（原注：其詳見李常簿著《諡議》）。

○周虎虎，平江人。今有武狀元坊，則其家也。黃公由以進士第一人旌其坊為「狀元」，故用「武」字以別之。虎偶儻有大將器，身兼文武，能賦詩，工大字。開禧間守和州，敵騎蔽野，居民官軍無以為食，城欲下者屢矣。其母夫人自拔首飾奩具，巡城埤，遍犒軍，使盡力一戰。命虎同士卒甘苦，與之俱攻圍以出戰。士卒感其誠意，遂以血戰，敵騎幾殲。上守城功歸於母，朝命封以「和國」，賜冠帔雲。虎之居吳也，言者以為韓黨，坐安置■州。虎既貧，不能將母以往。未幾，謫所聞訃，號慟，誓不復仕。放還，杜門托■疾，屢召不起。雖舊所部候之，亦堅不與接，但啜於庭而去。

○田俊邁（原注：事略見前集）

俊邁，當開禧北伐，七日之間，攻破宿州，下靈璧、虹縣，先鋒甚銳。郭杲兵敗，乞和於敵。敵曰：「我不要別物，但要俊邁。」杲縛俊邁往。其子訟父冤，杲坐是斬於丹陽市。賜俊邁諡，官其二子，賜宅一區。

○開禧施行韓■青御批黃榜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聖旨：「韓■青久任國柄，粗罄勤勞，使南北生靈罹凶害，以致敵人專以首謀為言。不令退避，無以繼好息民，可罷平章軍國事，與宮觀。陳自強專務阿諛，不恤國務（一作「事」），可罷右丞相，日下出國門。」前一日，錢象祖、衛涇、李壁以御批付殿前夏震。震至日遣其將鄭發截韓於六部橋，至玉津園，遂以鐵鞭擊死之矣（原注：誅韓本末，已載丙集）。韓誅後三日，皇子、威武軍節度使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榮王臣■札奏：「輒瀝危衷，仰干天聽。臣竊伏自念至愚不肖，獲共子職，仰戴天地父母覆育之恩，蚤夜以思，未知報稱萬分之一。今日之事，有係國家安危大計，勢甚可慮者，不敢不亟陳於君父之前。臣伏見韓■青久任國柄，粗罄勤勞，第以輕信妄為，擅起兵端，蹂踐沿邊郡邑，室廬焚毀，衣食破蕩，父子、夫婦離散不能相保，兵連禍結，蠹耗國用，疲困民力，生靈無辜殞於鋒鏑之下，不可勝計。死者冤痛，生者愁苦，海內之民無不切齒忿嫉，歸咎於■青，蓋其權勢足以鉗天下之口而不敢言。臣而不言，死有餘罪。況今敵情叵測，專以首謀為言，若不令其退避，使之循省誤國之愆，必致上危宗社，重累君父，臣此身亦何所容。是敢冒昧奏陳，慾望聖慈特發睿斷，罷■青平章軍國事，與在外宮觀，日下出國門。安邊繼好，保邦息民，實在此舉，宗社幸甚！天下幸甚！所有陳自強，專意阿附，備位無補，慾望並賜罷斥。如臣言可採，乞速付三省施行。干冒天威，臣無任云云。」十一月三日，三省同奉聖旨並依。○罷韓■青麻制「門下：朕圖回機政，委用柄臣。遠至邇安，所賴經邦之益；力小任重，難逃誤國之誅。揆以群情，奮由獨斷，爰誕易女於免冊，庸敷告於治朝。太師、平章軍國事、平原郡王韓■青，早以助門，浸登顯路，久周旋於軒陛，適際會於風雲。服勞王家，意前人之是似；預聞國政，殆故事之所無。位極王公，職兼文武，宜思靡■之義，用答非常之恩。而乃植黨擅權，邀功生事，不擇人而輕信，不量己而妄為，敗累世之歡盟，致兩國之交惡，三軍暴骨，萬姓傷心。列聖有好生之德，爾則專於嗜殺；朕躬有悔過之實，爾則務為飾非。公事誕謾，曾無顧忌，遂致敵人之未戢，專以首謀而為言。臨機果見（一作「料」）理明，既無半策；得君專行政久，徒積眾愆。倘令尚處以廟堂，何以遂安於社稷？欲存大體，姑畀真祠，庸少慰於多方，以一新於庶政。於戲！威福惟辟，朕方親總於大權；明哲保身，爾尚自圖於終吉。往哉（一作「其」）只若，茲謂優容，可罷平章軍國事，依前太師、永興軍節度使、平原郡王，特授醴泉觀使，在外任便居住，食邑實封如故。」罷自強制云：「以道事君，所冀贊襄之益；朋奸罔上，乃辜委寄之隆。殊■弗岩瞻，宜從策免，特進、右丞相兼樞密使、秦國公陳某起云○○○○沈厚之略，亟用是宜；豈期胡廣無蹇諤之風，優禮何補？粵從言路，進秉國均，不思洗心之忠，徒附炙手之勢。以庸庸為上策，以唯唯為善謀。賄賂公行，廉恥俱喪。鐘鳴漏靜（一作「盡」）而行且勿止，鼎折■束覆而任何以勝？暨權臣輕啟於鬻端，與鄰境頓乖於和好。內郡竭於糧餉，邊城瘠於干戈。誰無憂時之思，獨為保位之舉。擬而言，議而動，悉付括囊；危不持，顛不扶，殆成橈棟。尚不亟從於退黜，必將愈積於罪愆。爰解軍樞，俾奉香火，猶以股肱之舊，務全體貌之存。於戲！乞骸骨以避賢，已味滿盈之戒；歸田裡而思過，無忘循省之誠。往服寬恩，益只明訓，可罷右丞相、樞密使，依舊秦國公、醴泉觀使，在外任便居住。」自強自出國門，每朝必朝服焚香，自云：「從天乞一日之命。」行至浦城，其族人陳政（一作「正」）和為宰，迎勞於郊，自強太息曰：「賢姪，賢姪，大丈夫切不可受人大恩。」雪涕而去。自強本太學諸生，嘗居韓氏館，實訓■青。憲聖女弟魏夫人，實■青母，見其舉止凝重，交遊不妄，嘗器重之，謂■青曰：「他日得志必用之。」陳登科，為光澤丞，其年已六十矣。主簿張彥清登科最早，而其年方盛，嘗玩侮之。楊開國圭，彥清之友也，嘗訪彥清，因以識自強，每敬陳，不敢狎，因私語陳曰：「子姑自重，以相法論之，不十年為宰相矣。」自強以為彥清諷圭玩己，而又以圭平日無狎語，姑信之。及自強為丞，去官調闕，知韓已得柄，漫往候之。刺入，■青約以來日從官來見，當延接。自強不測其意，明日又漫往。■青於群從宮中，前設褥，拜自強云：「許多時先生在何處？」翌日，從官即交章薦入台，不期年，遂拜相雲（原注：圭事已載前集）。自朝廷以岳侯賜第為太學，有善司聽者聞鼓聲，謂學中永無火災，亦不出宰相。久之，自強破讖而相。自是以諸生致宰相者相望矣。陰陽拘忌之說，可信乎？彥清亦往候，自強憐其選調，欲薦之韓。其子語之曰：「爺不記光澤之事乎？」真文

忠銘彥清墓，謂其不趨附自強，此殆過也。文中宏博，由劍南判官召入為國錄，寓於圭之酒官舍，即今之清風坊。彥清實於是年見自強，予所目睹（一作「親目」）雲。

○臣僚雷孝友上言「臣聞《書》曰：『惟闢作福，惟闢作威，惟辟玉食。臣無有作福作威。臣之有作福作威，害於其家，凶於其國，人用側頗僻，民用僭忒。』釋之者曰：『君臣之分，貴賤有常。政當一統，權不可分。作福作威，謂秉國之權，勇略震主者也。人用側頗僻，民用僭忒，謂在位小臣，見彼大臣威福由己，由此之故，皆附下罔上，亦有因此而僭差。』夫箕子告武王以《洪範》，陳天地之大法，而獨於此諄諄其嚴，凜乎其不可犯，真足以垂戒萬世。且以作福作威而害家凶國，禍已如彼，而況征伐白天子出，聖有明訓，人臣而可專之以貽禍天下哉！臣仰惟陛下天資仁孝，身履恭儉，率循禮法（一作「率禮守法」），畏天愛民，未嘗有一過舉。以韓■胄獲聯肺腑，久侍禁密，見其平時小心畏謹，故每事詢訪，覲有裨補。■胄所宜銜（一作「仰」）戴恩遇，勉自抑畏，密勿彌縫，圖報萬一；而席豐膏粱，不學無術，任重力小，輕躁自用。陛下少加假借，侈然驕肆，竊弄威福，恐人有欲議己者，乃首借台諫以鉗制上下。除授之際，名為密啟，實出己私，而奸險之徒，亦樂為之鷹犬。台諫之官，使誠出於天下之公選，入主之親擢，論議奏章，允葉人心，聽之可也。今專植私黨，任用匪人，凡有所言，無非（一作「不」）陰授風旨；而每告陛下，必謂台諫公論，不可不聽。自是威福日盛，無復忌憚。稍有異己，必加擯斥，以專擅朝政，乾分敗常。自知其無所容，乃巧圖兵柄，以為固末之策。撰造間諜，輕絕和好，遽起兵端。逆曦之任殿岩，■胄交通狎昵，蹤跡詭秘，人已竊議。當孝宗在位之日，以吳氏世掌兵權，聖慮高遠，吳挺之生逆曦，年甫弱冠，因其來覲，留之禁衛，以係人心。及挺之死，宜易以他將。逆曦在光宗朝亦不過假守邊郡。■胄既奏（一作「薦」）為殿岩，又納賂以縱其歸，復任西師，付以全蜀，識者蓋已寒心。果挾強鄰以畔，人尤不能無疑於■胄，而■胄亦何辭以自解？藉曰無他，而虎兕出柙，咎將誰歸？以致皇甫斌之敗於唐州，李汝翼敗於符離，商榮敗於東海，郭倪敗於儀真，郭倪之抱頭鼠竄，僅以身免。將不素擇，兵不素練，輕舉妄動，自取困屺，殆理勢之必然，而所以致此者，抑有由也。蘇師旦起於筆吏之賤，■胄奔走之舊，薦進寵用，不三四年，■胄通顯。凡武臣之建節，非近屬懿戚，元勳宿將，不以輕畀，乃舉而授之奴隸。昔秦檜居相位垂二十載，不為不專，假寵使令，如賈■、丁稷不過武功大夫，未嘗處以朝廷職任，而師旦為御帶，為知■門，為樞密都丞，至秉旄鉞，此秦檜之所不敢為而■胄敢為之。師旦何知？習利亡恥，固其常態。既為■胄所親信，遂招權納賄，其門如市。自三衙以至江上諸帥，皆立定價，多至數十萬緡，少亦不下十萬，□致敗（案，此處脫文似不止二字）■胄不得已，稍從黜責。諸將往往退有後言，謂吾債帥而責以戰將，途路籍籍，傳笑境外，遂益有輕視之心。師旦旋以敗露，削籍投荒，雖加之罪而心實不服，揚言於人，謂諸將賄賂，非所獨得，蓋指■胄而言。然則師旦之竄，非專於伸國憲，亦■胄藉之以自文爾。抑■胄之專擅，尤有大可罪者。臣聞國家有大興作，謀及卿士，謀及庶人，《禮》曰：『天子將出征，類乎上帝。宜乎社，造乎禩，■於所徵之地。受命於祖，受成於學。』豈非兵兇器，戰危事，故謹重如此。■胄之舉事，上不取裁於君父，下不詢謀於縉紳，至於陛下侍從近臣有不得與聞，同列不能盡知者。甚至密諭諸將出師之日，潛假御筆以行之，外庭曾不及見。已破泗州之後，曲為之說，以罔聖聽，始諭詞臣降詔。迨沿邊連以敗報，悉皆蒙蔽，而密諭諸將第以捷聞，人情洵懼，幾不自保。幸祖宗德澤在人，逆曦授首面敵亦以糧乏自遁。然而三邊兵民死於鋒鏑，困於轉輸，淪於疫厲，室廬焚蕩，田業荒蕪，遺骸蔽地，哭聲震野。斯民何辜，而至此極？至於強敵頻年戩刷，皆吾中原赤子，彼惟重其族類，而虐用吾民。光化之戰，至驅僉軍及俘老弱幾數千人，填塞壤塹，以渡軍馬。河南之地，十室九空，而兩淮四十餘年生聚，遂成邱墟。是南北數十（一作「百」）萬生靈之命，皆■胄一人殺之也。皇天后土，能鑒陛下之心，雖敵人亦知其非出於陛下之意。是以督府每遣小使使敵帥，書問往復，必以首謀奸臣為言。使■胄本無邪謀，以輕信誤國，至此亦當審察事勢，束身請罪，退就貶削，猶有辭於天下。乃偃蹇居位，靡問惟容，惟遇報稍希，輒為大言。每執己見，則曰：『有以國弊』，聞者縮首。夫國者，太祖、太宗、高宗之國，而縱■胄弊之，可乎？方倚腹心以為台諫，文飾奸言，謂之『一人心，定國論』，以禁異議，怙終不悛，殆將罔測。夫以■胄本以庸暗無知，養成奸惡，得罪天地，得罪祖宗，得罪舉國兵民，納侮強鄰，提孩孺子，口皆能言，心無不怨，而劫於積威，曾無一人敢為陛下言者。賴陛下覺悟出自英斷，特降御筆處分，且蒙聖恩，不以臣疏遠亡似，擢長憲府。臣雖見具辭免，而已入台供職，亟舉其專權誤國之大者言之，其他罪惡擢髮不足以數，未暇枚舉。如陳自強者，昏老庸繆，本無寸長可取。徒以嘗假館於■胄，由州縣小官，數年間汲引拔擢，以致陛下過聽，用為次相，附阿充位，不恤國事，不遵聖訓。中書機務，唯唯聽命，一無可否。■胄曰『兵當用』，自強亦曰『當用』；■胄曰『事可行』，自強亦曰『可行』。每對客言：『自強受恩深，只得從順。』然則從之者歟？自強之罪，亦不可勝誅矣。若其貪黷無藝，政以賄成，鄙猥之狀，言之幾污口舌，臣亦未暇悉論。伏望陛下詳覽臣奏，將■胄、自強重賜貶竄，以答天人之願，以釋兵民之忿，以彰有國之典，以慰死者之冤。使敵國聞之，必諒陛下本心；使將士聞之，必為陛下戮力；忠義聞之，必為陛下奮發而起。宗社幸甚！天下幸甚，取進止。」貼黃：「臣切惟太皇盛德節儉，帑藏儲積甚豐。側聞嘗有遺旨，除供治園陵用度外，以助陛下軍國之費。有內臣王■者，實主其事，盜竊既多，潛以奉■胄。又與李■、楊榮顯、毛居實、李大謙等瓜分之。下至■胄奴隸周筠、凌文彥、陳琮，亦皆盜取。當邊事未寧，用度極繁之時，豈應臣下因太后之喪遂以為利？且有違慈訓。伏乞睿旨，令所屬拘回，似俟處分，實為允當。其李■等並究，見情犯輕重坐罪，伏乞睿照。」又小貼子：「照得蘇師旦因受結托，薦用庸繆，以致敗衄，上誤國事，雖已竄責，未正典刑。刀筆賤吏，原其誤國之故，死有餘辜（一作「責」），乞賜處分。蘇師旦既逐之後，堂吏史達祖、耿裡、董如璧三名，隨即用事，言無不行，公受賄賂，共為奸利。伏乞睿斷，將三名送大理寺根究，依法施行，實快士論。伏候敕旨。」十一月十五日，三省同奉聖旨依。韓■胄責授和州團練使，送郴州安置。陳自強迫三官，送永州居住。內蘇師旦特決脊杖二十，配南昌化軍牢城收管，月具存亡。申王■等令臨安府究見情犯。申三省樞密院所合拘回錢物，並委本府施行。史達祖、耿裡、董如璧並送大理寺根究。

○臣僚上言「臣聞《書》載舜之事曰：『流共工於幽州，放歡兜於崇山，竄三苗於三危，殛鯀於羽山。四罪而天下咸服。』當舜之時，可謂至治，而流放竄殛之刑行焉。蓋天討有罪，有不宥恕也。恭惟陛下光紹丕基，寅畏天命，寬仁恭儉之德，度越百王。凡在臣工，宜思盡忠以輔成治道。而韓■胄貪緣肺腑，竊弄大權；蒙蔽聖明，擅作威福；首引群邪（一作：枉），分佈要途；排阻忠臣，陷之大戮；賊善善類，斥逐無餘。凡陛下親信之臣，有不便於■胄，則外挾言路，以罔宸聽。私意既行，凶愆日熾；出入禁旅，恣為期罔（一作：姦欺）；侵盜貨財，遍滿私室；交通賂遺，奔走四方；鑿山為園，下瞰宗廟；窮奢極侈，僭擬宮闈。十年之間，罪惡盈積。■胄慮禍之及，思固其業，乃復設為計謀，竊據平章軍國事。此乃祖宗所以待元老大臣，■胄何人，乃以自處？安坐廊廟，紊亂紀綱。又於此時，輕開邊釁，上不稟於陛下，旁不謀之在廷。盛夏出師，挑患召釁，使沿邊赤子，骨肉流離，肝腦塗地，死於非命者不如幾萬人矣。呢比吳曦，利其厚賂，畀以節鉞，授之西兵。又使程鬆與之共事，取輕納侮，啟其奸心。自非宗社之靈，忠義興起，則全蜀之地，豈不重貽陛下之憂？■胄罪狀著明，人怨神怒，而猶專復自用，殊無悛心，以國事快己私，視民命如草芥。原其用意，欲以何為？昔之所謂四凶，其罪復有大於此者乎？陳自強昏昧■元，本無寸長。徒以■胄私人，驟加汲引，拔自選調，置之清華。曾未數年，躡登宰輔。兵釁既開，邊鄙不寧，復以自強兼領樞密，幸其徇己，倚為腹心。而自強恣藉其威，不知顧忌。日暮途遠，貪得無厭；援引朋邪，濁亂班列；呼吸群小，納賂賣官；請托公行，賊狼藉。訕笑譏罵，萬口一詞。社鼠城狐，蓋未有甚於此者也。仰惟陛下奮發英斷，斥此二奸。成命初傳，都人相慶。而猶畀以祠祿，未愜輿情。臣愚懇望聖明將韓■胄明正典刑，以謝天下。仍將陳自強削奪官爵，竄之遠方。則舜除四凶之事，復見今日。可以壯國勢，可以正人心，可以開忠直之門，可以弭窺覲之患。海內幸甚！所有錄黃，臣未敢書行，謹錄奏聞，伏候敕旨。」十一月六日，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並依。韓■胄送英德府安置，陳自強責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。○又臣僚上言「臣至愚極陋，初乏寸長，陛下過聽，擢任言職。臣辭不獲命，勉勉就職，自量無以補報高（一作：隆）天厚地之恩，惟遇事盡言，始為無負（一有爾字）。臣今早立班，恭聽麻制，竊見太師韓■胄罷平章軍國事，特進陳自強罷右丞相，奸人去國，公道開明，天下幸甚！社稷幸甚！然二人之罪重於邱山，罰未傷其毫

毛，雖曰朝廷欲存體貌之禮，而罪大罰輕，公論沸然。臣職在言責，既有所聞，豈容緘默？請詳為陛下陳之。■青始以肺腑資緣，置身閣職，典司賓贊之事，不過若此而已。光宗皇帝以父傳子，國朝之家法，陛下聖賢仁孝，親承大統，加以慈福太皇太后重幃（一作華）之命，天命所歸，人心所向，臣子何功之有？■青乃以與聞內禪為功，竊取大權。自是以後，無復顧忌，童奴濫授以節鉞，嬖妾（一作幸）竊籍於宮庭。創造亭館，震驚太廟之山；宴樂笑語，徹聞神御之所。齒及路馬，禮所當誅；簡慢宗廟，罪宜萬死。其始也，朝廷施設，悉令稟命。其後托以台諫大臣之薦，盡取軍國之權，決之於已。且如御前金（一作軍）牌，祖宗專隸內侍省，而乃多自其私家發遣。至於調發人馬、軍期，並不奏知，此豈『征伐自天子出』之義？台諫侍從，惟意自用，不恤公議。親黨姻婭，躡取美官，不問流品。名器僭濫，動違成法。竊弄威柄，妄開邊隙。兵端一啟，南北生靈，強者殞於鋒刃，弱者填於溝壑。流離凍餓，骨肉離散。荊、襄、兩淮之地，暴屍盈野，號啼震天。軍需百端，科斂州縣，海內騷然。跡其罪狀，人忿神怒，覆載之所不容，國人皆曰可殺。而況陛下即位以來，以恭儉守己（一作位），以仁厚化（一作保）民。無聲色玩好之娛，無燕游土木之費。凡可以裕民生、厚邦本者，無所不用其至。不惟人知之，天亦知之；不惟中國知之，四夷亦知之。自軍興以來，人情洶洶，物議沸騰。而■青鉗制中外，罔使陛下聞知。甚至宦官宮妾，亦其私人，莫敢為陛下言者。至如西蜀吳氏，世掌重兵，頃緣吳挺之死，朝廷取其兵柄，改畀他將，此為得策甚矣。■青與曦結為死黨，假之節鉞，復授以全蜀兵權。曦之叛逆，罪將誰歸？使曦不死，■青未可知也。人皆謂■青心無有極，數年之間，位極三台（一作公），列爵為王。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，內則窺伺宮禁之嚴，奸心逆節，具有顯狀。縱使■青身膏斧鉞，猶有餘罪，況邊釁未解，朝廷倘不明正典刑，則何以昭國法？何以示敵人？何以謝天下？今誠取■青肆諸市朝，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。況比者小使之遣，金使嘗以■青首謀為言，是金人亦知兵事之興，非出於陛下之意也。使誅■青，而敵不退聽，則我直而彼曲，我壯而彼老，自然人心振起，天意昭回。以此示敵，何敵不服？以此感人，何人不奮？臣尚慮議者謂國朝家法仁厚，大臣有罪，止於竄斥，未嘗誅戮。臣切謂■青非大臣比也。祖宗之法，位至平章軍國者，皆東班也。元勳一臣而後得有此，未有如■青，一介武弁，自環衛而知■青，自知■青而徑為平章太師者。若此，則破壞祖宗成法自■青始，乃亂法之奸臣，非朝廷之大臣也。■青既有非常之罪，當伏非常之誅，詎可以常典論哉！又竊見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污濁，志益貪鄙，徒以貧賤私交，自一縣丞超遷越授，徑登宰輔。不思圖報陛下之恩，惟■青之意自徇。■青始雖佔權，猶奉內詞，凡所設施，尚關廟堂；自強巧為柔佞，上表力請平章軍國。■青驕心，乃貪榮而冒處；自強狡計（一作計），因藉庇以營私。驅虎狼為之前導，而狐狸舞於其後。自強之為己深矣！姑以大者言之：用兵一事，舉國以為不可，而自強曲為附和，力援私黨，佔據言路，以脅制天下之公議。至若縱容子弟，交通關節，饕餮無厭，皆臣所未暇言。獨其奸儉附麗，黷亂國經，較其罪惡，與■青相去無幾。臣愚，伏望陛下奮發威斷，將■青顯行誅戮，以正元惡之罪。其自強，亦乞追責遠竄，以為為臣不忠、朋奸誤國者之戒。謹錄奏聞，伏候敕旨。」貼黃：「照得韓■青久專國政（一作柄），將朝廷府庫，視同私帑，公肆竊取，莫敢誰何。見今邊鄙軍費方殷，欲乞睿斷，將■青應有（一作乾）家財產業，盡行籍沒，拘入封■春庫，專備邊庭之用，仍不許諸處妄有支動。伏候敕旨。」十一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：「韓■青除名，送吉陽軍安置。陳自強改送韶州安置。餘依。」

○給舍繳駁論疏臣僚上言：「臣聞人臣之罪，莫大於植黨擅權，又莫大於稱兵首亂。有一於此，法不容誅。況乎兼有二罪，又稔眾惡，其在明時，豈宜容貸？臣伏念韓■青資緣攀附，浸極顯榮，背負國恩，締結親黨，凶愎自用，鉗結人言。凡除擢要官，選用兵帥，皆取決於蘇師且之口。交通賄賂，動以千萬。祖宗法令，肆為紛更。軍政、財計、田制、鹽法，關國體之大者，率情變易，朝令暮改，人無適從。自知積失人心，中外交怨，乃為始禍之計，蓄無君之心。謀動干戈，圖危社稷。橫開邊隙，喪失師徒。徵行者有戰鬥暴露之虞，轉輸者有流徙死亡之苦。荊、襄、兩淮，生齒百萬，罹其凶害；遠近州縣，科斂頻仍，雖深山窮谷之民，皆不安其生業。至如吳曦之叛，郭倪之敗，皆■青容養激成。所用鄧友龍之徒，喪師辱國，罪狀顯著，曲為掩覆，止從輕典，俱置善地。原其用心，實不可測。天下之人，切齒扼腕，恨不食其肉。如陳自強者，昏謬無恥，但知■青薦進之私恩，陰拱固位，聽其所為，噤不出一語。如用兵之謀，不惟不能沮止，乃從而附和，曲意逢迎，貽害生民，恬不知恤。其他背公營私，貪鄙猥瑣之狀，雖小夫賤隸，亦所竊笑。仰惟陛下至明獨斷，雖行罷斥，尚亦優容，而■青等罪惡貫盈，公論未快。臣諛蒙親擢，置之封駁，只命之初，不敢隱默。慾望聖慈特發英斷，將■青明正典刑，自強遠竄貶竄，以慰天下之心，以正國家之法。所有錄黃，未敢書讀，謹錄奏聞，伏候敕旨。」

○尚書省榜臣僚上言：「臣學問荒疏，器能淺薄，際遇陛下勵精敷化之初，首蒙拔擢，俾職風憲。臣不自量度，願勉竭綿力，仰助陛下振舉紀綱，一新觀聽。連日拜疏奏論韓■青、陳自強罪惡，已蒙睿鑒（一作旨）施行。然二凶同惡相濟，專務欺蔽（一作蔽明）。一旦威斷震發，天日清明，中外欣快，咸願亟見二凶罪狀。慾望聖慈宣諭執政，檢會今來台諫給舍章疏及已施行次第，特降敕榜曉示，以慰人心，以昭國憲。不勝幸甚！取進止。」十一月六日，三省同奉聖旨並依。○因韓■青詔諭中外百官開禧三年十一月內有旨：「韓■青植權擅朝（一作佔據朝權），殘民誤國，已行罷斥。緣其專政之久，中外縉紳，洎於將帥，凡才望勳績之臣，應為丞相之用者，彼乃指國名器，權為私恩。朕方丕示至公，惟賢能是亟，咨爾有位，其各悉心盡忠，毋或不安，益修厥職，以副朕意。故茲札示，宜體至懷。」是月，又降詔：「朕德不明，信任非人。韓■青懷奸擅權（一作朝），威福自己，劫制上下，首開兵端，以致兩國生靈肝腦塗地。怨言及此，痛切於衷。矧復長惡罔悛，深負國恩（一云負國彌甚），疏忠忌讜，廢公徇私。氣箴所加，道路以目。今邊戍未解，怨毒孔滋。凡百縉紳，洎於將士，當念前日過舉，皆■青欺罔專恣，非朕本心。今既罷逐，一正權綱，各思勉旃，為國宣力，飭兵謹備，以圖休息。稱朕此意焉。」

○考異韓■青死於津已三日，寧皇猶未悟其誤國也。史公彌遠陰命書諷台諫給舍，為此當時之議，以為既曰以御批付夏震誅之矣，自當顯言之。殊未知寧皇動法祖宗，每對左右以為台諫者，公論之自出，心嘗畏之。■青欲盡攻道學，故探上意，嗾台諫以一網去之，史蓋因其術而用之，天下未為非者，以韓之所以施於善類者而反之云爾。

慶元嘉泰開禧年間事（一本無此行）。

○■青師且周筠等本末（按：「筠」原本避理宗嫌諱作「均」，今改正）

初，蘇師且本平江書吏，韓氏為戎副（一作「副戎」），籍之於廳。韓用事，師且實為腹心。韓（一有「為」字）知■門事，猶在韓側立侍。迨冒節鉞，韓則曰：「皆使相也。」始乃與之均席。由是海內趨朝（一作「韓」）之士，欲造其（一作「晏」）門而不得見。蘇林者，子由之孫也。師且以徽賤附之為族，林遂以兄事之。師且嘗以奢乏求金於韓。韓不知其受諸將賄動以億萬，每輟棒金與之，謂其出於真誠。及江上諸將致敗，而邱公■為督視，廉知敗將之賂師且尺牘往來具存，因作書以遺韓。韓大怒，遂竄師且於海上。嘉定初，下所編郡取師且首級，郡守召至客次，師且以韓念己，必復召用。已而赴市，則曰：「太師亦如是忍耶？」蓋不知韓已誅矣。遂籍其家，得金箔金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片，金錢六十瓣，馬蹄金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兩，瓜子金五斗，生金羅漢五百尊，各長二尺五寸，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，釵釧金一百四十三片，金束帶十二條，他物稱是。初，■青欲使師且為節度使，密諭詞臣使草制。時秘書監陳峴兼直學士院，語人曰：「節鉞以待將臣之功高者。師且何人，可辱斯授？以此見命，吾惟有去而已。」未幾，中貴人有以特旨躡遷遙郡者，公復論之。中貴人者，■青之所主也。御史探權相（一作「臣」）意，遂假駁死獄事，劾公以免。公銘文曰：「或問公與熙寧三舍人之事孰難？曰：『李定之除，公朝顯行之令也；師且之命，權臣密諭之旨也。方熙寧初，王安石雖用事，然詔令猶付之有司。故三舍人得以職爭之，其為力也易至。■青有所欲為，則陰使人諭以意指，一有違忤，遂假他罪逐之，不使得以守職言事去也。故在公拒之為難。』先是，峴召試學士院日，對策言帝王號令不可輕出，倘不經三省施行，從中徑下，外示獨斷，內啟幸門，禍患將伏於中而不自知。時■青已居中用事，假御筆以竊朝權，故峴及之。峴持身謹■，權臣無得而窺其間，且寧皇以公為先朝宏博第一選，故遷至中書。然在詞（一作「禁」）掖不能一月也。峴知泉州，未上，韓誅，召除兵部侍郎兼學士院。賜詔，其略曰：「眾怒翼飛，儀鳳之翔何遠；洪流奔注，砥柱之立不移。」蓋嘉其（疑脫「安」字）義命於權勢翕赫

之日。制詞真文忠所草，銘文亦文忠所為也（按：《齊東野語》云：「蘇師且將建節，學士顏■或、莫子純，皆莫肯當制。易■彥章為樞密院檢詳文字，師且為都承旨，與之昵，欣然願任責，遂以國子司業兼兩制，竟為師且草麻，極其諛佞」云云。則當日不肯草麻，不獨峴一人也）。德壽宮門路■互闖入，凡持蓋肩負者，皆由夾牆以入。有輿薪數十人闖入，司■互者呵止之。曰：「周總管柴。」呵者默而聽之。周筠（原本避作「從竹，從均」，今改）亦亞於師且。自慶元以來，政出於韓，而師且之門如市。宰相已為具官，左右不復預事，曹吏號為冷局。自趙忠定為相之時，人從■青覓官者，韓猶答以當白之廟堂。自京鏗居相位，而韓猶答以當與丞相（一作「宰相」）議之。自陳自強相，韓對客有請，直曰「當為敷奏」而已。師且既逐，韓為平章。事無決，專倚省吏史邦卿奉行文字，擬帖撰旨，俱出其手。權炙縉紳，侍從簡札，至用申呈。時有李其姓者，嘗與史游，於史幾間大書云：「危哉邦卿，侍從申呈。」未幾致黥雲。時又有李士謹者，亦用申呈。有乞兼職者，其詞甚哀，後果由兼職階相位。士謹家居白洋池田家橋側，相傳莫知名橋所自，芰荷渺然，鷗鷺雜集，號「小水晶宮」，其實近在北關門之內。開禧朝廷以賜田俊邁之子，蓋已有兆之於其先矣（按：此條內自「遂籍其家」至「他物稱是」止八十一字，原本脫落。今從姜南《蓉塘詩話》補足）。

○韓勢敗笑鑿富貴固有不可恃者，而況保之？為城社者，謂足以自固，則尤可笑也。嘗借京■吳公鋼入天竺，聞■青功德寺之勝，甲於諸刹，相與游焉。主僧道號翠岩，法名湛，揖吳而入。茗畢，極口談前日為某人求金者幾許。予亦惡其山林衲子，滿口金錢。吳為見任通守，欲遍遊其山，湛謝以老、足近病，只命知事相陪。其金碧晃耀，真天帝釋之所居。又南園，乃慈福所賜韓者，■（一作「穿」）幽極深，凡三日而後遍。而掌園者金其姓，皆武爵之近上者。聽其滿口皆稱曰「師」、「王」。師謂太師，王謂郡王。韓居太室，三茅之旁，掃石壇以煨大丹，命餘道人候火，人不得而見之，外疑其為仙。迨韓既敗，湛者崎嶇由寺後越石人嶺以遁，幾墜崖，挺身渡江如飛，蓋未嘗病足。而掌園之人，閉園門者三日夜，人不敢遺以水火，飢餓乞憐之聲，達於鄰曲，得旨始出，妻兒大慟而去。餘道人者，攜丹鈴從三茅山巔奔越以下，亦墜崖幾死。又於群婢放逐之時，韓門眷至有三數輩皆稱為某（一無「某」字）妾某人父母者，蓋其宛轉而入皆為父母。宮中遂命願認為父母者，聽除首飾衣服之外，不許以奩載出，金釵至滿頭，衣服至著數襲。市人利其物，而因可以轉買其身，故相競相逐，願為之父母。至有引群妾之裾、必欲其同歸者，亦足笑也，亦足為鑿雲。韓嘗招新安程有徽點校《通鑑》於石岩間。程經歲不與人接，雖朝士無知之者。本以進士第，久於選調，亦未嘗從韓祈官，嘗欲授以掌故，程不願也。韓敗，拂袖歸。人方知而憐之，不謂韓黨也。丙寅冬，又同吳■復遊韓寺，則佛像已輿他所，而金碧木石俱空。登其母魏國夫人塚，旁有蘆束，淺土半露，問之，乃韓之屍，其首已送之金也。

○閱古南園前所載臣僚論■青「鑿山為園，下瞰宗廟；窮奢極侈，僭擬宮闈」。又云「創造亭館，震驚太廟之山；宴樂笑語，徹聞神御之所。齒及路馬，禮所當誅；簡慢宗廟，罪宜萬死」。蓋自寧壽觀梅亭而至尤室之後山，皆觀中地也。韓■青擅朝，舊居於太廟側，遂奄觀之山而有之，為閱古堂，為閱古泉（原注：舊名青衣，有青衣童子見泉上，故以名），為流觴曲水。泉自青衣下注於池，十有二折，旁砌以瑪瑙。泉流而下，瀦於閱古堂，渾涵數畝，有桃坡十有二級。夜燕則殿岩用紅燈數百，出於桃坡之後以燭之。其雲岩之最奇者曰「雲岫」，韓命程有徽校《通鑑》於中。■青居之既久，歲累月積，剔奇抉勝。洗石而雲根出，剝土而泉脈見。危峰穩石，淺灣曲沼，窈窕淳深，疑為洞天福地之居，不類其為園亭也。因在天衢咫尺，有旨盡給還寧壽，命復為禁地雲。又，慈福以南園賜■青，有香山十樣錦之勝，有奇石為十洞，洞有亭，頂畫以文錦。香山本蜀守所獻，高至五丈，出於沙蝕濤激之餘，玲瓏壁立，在■風閣下，皆《記》所不載。予已略具《記》於前集。近聞並《閱古記》不登於作《記》者之集，又碑已僕，懼後人無復考其詳，今並載二記雲。《閱古泉記》云：「太師、平原王韓公府之西，繚山而上，五步一磴，十步一壑。崖如伏龍，徑如驚蛇。大石■，或如地踴以立，或如翔空而下，或翻如將奮，或森如欲搏。名■（汲古閣刻作「葩」）碩果，更出互見；壽藤怪蔓，羅絡蒙密。地多桂竹，秋而華敷，夏而擗解，至者應接不暇。及左顧而右盼，則呀然而江橫陳，豁然而湖自獻。天造地設，非人力所能為者。其尤勝絕之地曰閱古泉，在溜玉泉（汲古閣刻作「亭」）之西，繚以翠麓，覆以美蔭。又以其東向，故浴海之日，既望之月，泉輒先得之。袤三尺，深不知其幾也。霖雨不溢，久旱不涸。其甘飴蜜，其寒冰雪，其泓止明靜，可鑿鬚髮（汲古閣刻作「毛髮」）。至（一作「而」，汲古閣刻作「雖」）游塵墮葉，常若有神物呵護屏除者，朝暮雨■，無時不鏡如也。泉上有小亭，亭中置瓢（案：「瓢」元本及他本俱作「觚」，今依汲古閣本作「瓢」，下同），可飲可濯，尤於烹茗釀酒為宜。他名（汲古閣刻作「石」，誤）泉俱（汲古閣刻作「皆」）莫逮。公嘗與客相羊泉上，酌以飲客。游年最老，獨盡一瓢。公顧而喜曰：『君為我記此泉，使後世（汲古閣刻脫世字）知吾輩之游，亦一勝（一有事字）也。』游按泉之石（汲古閣刻脫石字）壁有唐開成五年道士諸葛鑿元八分書題名，蓋此泉潛（汲古閣刻作涇）伏弗耀者幾四百年，公乃復發之。而（汲古閣刻誤時）閱古蓋先忠獻王以名堂者，則泉可謂遇（汲古閣刻作榮）矣。游起於告老之後，視道士為有愧，其視泉尤可（汲古閣刻作有）愧也。幸且暮得復歸故山，幅巾■衣褐，從公一酌此泉，而行尚能賦之。嘉泰三年四月乙巳山陰陸遊記。」《南園記》云：「慶元三年二月丙午，慈福有旨，以別園賜今少師、平原郡王韓公，其地實武林之東麓，而西湖之水匯於其下。天造地設，極湖山（汲古閣刻誤作山湖）之美。公既受命，乃以祿賜（汲古閣刻作入）之餘，葺為南園，因其自然，輔以雅趣。方公之始至也，前瞻卻視，左顧右盼，而規模定；因高就下，通壑去蔽，而物態別（別一作列，汲古閣刻作物象列）。奇葩美木，爭效於前；清泉（汲古閣刻作流）秀石，若顧若揖。於是飛觀杰閣，虛堂廣廈（汲古閣刻作廳），上足以陳俎豆，下足以奏金石者，莫不畢備。升而（汲古閣刻脫升而二字）高明顯，敵如蛻塵垢，入而（汲古閣刻誤作而入）窈窕深，疑於無窮。既成，悉取先侍中（汲古閣刻雲悉取先得，無侍中二字）、魏忠獻王之詩句而名之。堂最大者曰許間，上為親御翰墨以榜其顏。其射廳曰和容，其台曰寒碧，其門曰藏春，其閣（汲古閣刻作關）曰凌風，其積石為山曰西湖洞天。其瀦水藝稻，為■為場，為牧羊牛。畜雁鷺之地曰歸耕之莊。其他因其實而命之名。堂之名（汲古閣刻脫堂之名三字）則曰夾（一作彩）芳，曰豁堂，曰解，曰解，曰矜春，曰歲寒，曰忘機，曰照（一作眠）香，曰堆錦，曰清芬，曰紅香。亭之名則曰遠塵，曰幽翠，曰多稼。自紹興以來，王公將相之園林相望，莫能及南園之彷彿者。然（汲古閣刻脫然字）公之志，豈在於登臨遊觀之美哉？始曰許間，終曰歸耕，是公之志也。公之為此名，皆取於忠獻王之詩，則公之志，忠獻王（汲古閣刻無王字）之志也。與忠獻同時，功名富貴略相埒者（一作備相將者，似誤），豈無其人？今百四五十年，其後往往寂寥無聞，而（汲古閣刻脫而字）韓氏子孫，功足以銘彝鼎、被弦歌者，獨相踵也。迄（汲古閣刻作逮）至於公，勤勞王家，勳在社稷，復如忠獻之盛，而又謙恭抑畏，拳拳於（汲古閣刻作志）忠獻之志，不忘如此。公之子孫又將視（汲古閣刻作嗣）公之志而不敢忘，則韓氏之昌，將與宋無極，雖周之齊、魯，尚何加焉（汲古閣刻作哉）！或曰：『上方倚公，如濟大川之舟。公雖欲遂其志，其可得哉！』是不然。上之倚公，公之自處，本自不侔。惟有此志，然後足以當上之倚，而齊忠獻之功（一無功字）名。天下（汲古閣刻脫『上之倚公，至此計三十三字）知上之倚公，而不知公之自處；知公之勳業，而不知公之志，此南園之所以不可無述。游老病謝事，居山陰（一有大字）澤中，公以手書來示（汲古閣刻無示字），曰：『子為我作《南園記》。』游竊伏思公之門，才杰所萃也，而顧以屬游者，豈謂其愚且老，又已掛冠而去，（汲古閣刻冠上有衣字）則庶幾其無諛詞、無侈言而足以道公之志歟？此游所以承公之命而不獲辭也。中大夫、直華文閣致仕、賜紫金魚袋陸游謹記。」（按，二記汲古閣毛氏刻於放翁逸稿中，小有異同，復多脫誤，並為刊正）鎮安軍節度使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判建康軍府事、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營留守吳瑀謹書，並篆額（原注：額真大書《南園記》三字，非篆也。不用螭首，繪以芝鶴雲）。

○南園記考異武林即今靈隱寺山。南園之山，自淨慈而分脈，相去靈隱有南北之間。麓者山之趾，以南園為靈隱山之趾，恐不其然。惟攻愧樓公賦武林之山甚明。園中有亭曰晚節香（一無「香」字），植菊二百種，亦取其祖詩句，記中不及雲。○四夫人■青所幸妾，同甘苦者為三夫人，號「滿頭花」。新進者曰四夫人，至通官籍。慈明嘗召，入貌，賜坐以示優寵。四夫人者，即與慈明偶席，蓋駿也，慈明心銜之。迨韓為鄭發所刺，諸婢皆遣還其父母，慈明特旨令京尹杖四夫人而遣之。○滿潮都是賊韓用事歲久，人不能平，又所引用，率多非類，天下大計，不復白之上。有市井小人以片紙摹印烏賊出沒於潮，一錢一本以售。兒童且誦言

云：「滿潮都是賊，滿潮都是賊。」京尹廉而杖之。又有賣漿者，敲其盞以喚人曰：「冷底吃一盞，冷底吃一盞。」冷調韓，盞調斬也。亦遭杖。不三月，而韓為鄭發所刺，及籍其家，得所收真聖語，末一句云「遭他羅網禍非輕」，又一句云「遠竄遐荒始得於」。韓嘗怪其言。韓外有陳自強，內有周筠，啟韓有圖之者，韓猶以「一死報國」為辭。周苦諫，韓遂與自強謀，用林行可為諫議大夫，劉藻為察官，一網盡謀韓之人。僅隔日，未發而錢、李、史三公亦有所聞，命夏震速下手（原注：事已載前集）。震歸，遂命鄭發刺韓。震復刊削批於杰閣以記之。史惡之，旋以疽發於背而死於殿司。

○逆曦歸蜀逆曦既用，賂蘇師旦，遂舉全蜀以授之。其在殿岩也，嘗命工圖畫上乘輿、鹵簿，卷軸甚詳。人問曰：「太尉何用此？」曦給之曰：「把歸去，教孩兒男女看了消災滅（一作滅）罪。」及出北關，遂焚香拜天於■首云：「且得脫身歸去。」其反狀已萌於此矣。惟吳公瑄嘗目曦以必反。何公澹既因韓致政府，亦以為不可遣，忤韓，出知福州。

○優伶戲語韓■胄用兵既敗，為之須鬢俱白，困悶莫知所為。優伶因上賜■胄宴，設樊遲、樊噲，旁有一人曰樊惱。又設一人揖問：「遲，誰與你取名？」對以「夫子所取」。則拜曰：「是聖門之高弟也。」又揖問噲曰：「爾誰名汝？」對曰：「漢高祖所命。」則拜曰：「真漢家之名將也。」又揖惱云：「誰名汝？」對以「樊惱自取。」又因郭倪，郭果敗，因賜宴以生菱進於桌。上命二人移桌，忽生菱墮地盡碎。其一人云：「苦，苦，苦，壞了許多生菱（一作靈），只因移果桌。」（一無此五字）

○■胄助邊開禧兵端既啟，國用浸虧。■胄上表，自清以家藏先朝賜予金器六千兩上之。寧皇優詔獎諭，仍允其請。天下皆笑韓之欺君。

○韓墩梨姑蘇地名韓墩，產梨為天下冠，比之諸梨，其香異焉，中都謂之「韓墩梨」。後因光皇御諱，改為「韓村梨」。至■胄專國，餽之者不敢謂「韓村」，直曰「韓梨」。因此皆謂「韓梨」矣，非■胄意也。吳中平田有培■婁，皆曰「墩」，後避諱，皆曰「坡」。而避村名猶甚於避廟諱，菁村至改曰菁山，謝村至改曰謝溪（一作「陵」）。蓋中都人以外人為村，故諱之。流傳浸失，圖牒易訛，故因韓事及之。

○黃胖詩韓以春日宴族人於西湖，用土為偶，名曰「黃胖」。以線係其首，累至數十人。遊人以為土宜。韓售之以悅諸婢，令族黨仙胄賦之云云，「一朝線斷他人手，骨肉皆為陌上塵。」■胄大不悅。仙胄家於會稽，以■胄故，有官不仕。韓敗，竟保其族雲。

○劉淮題韓氏第劉淮見之，建陽人。賦詩雖為韓而發，其實嘉定用事者良劑也。「寶蓮山下韓家府，鬱鬱沈沈深幾許。主人飛頭去和虜，綠戶空牆歎風雨。九世卿家一朝覆，太師宜誅魏公辱。後來不悟有前車，突兀眼中觀此屋。」

○《西湖放生池記》高文虎字炳如，號為博洽名儒。疾程文浮誕，其為少（一作「小」）司成，專以藏頭策問士，問日必曰有某人某事者。士不能應，但以「也」字對「者」字，士之憤高也久矣。會京尹趙師■奏請盡以西湖為祝聖池，禁捕魚者，作亭池上甚偉，穹碑摩雲。高實為記，其文有曰：「鳥獸魚鱉，咸若商歷以興。」既已鑄之石，石本流傳，殆不可掩，改「商」為「夏」，隱然猶有刊跡。無名子作為詞以謔之云：「高文虎稱伶俐，萬苦千辛作個《放生亭記》。從頭沒一句說著朝廷，（原注：一作官家）盡把師■（原注：一作太保）歸美。這老子忒無廉恥，不知潤筆能幾。夏王說不是商王，只怕伏生是你。」（原注：一作「夏王事卻作商王，那鳥獸魚鱉是你」）然無名子之嘲，胡可深信？今詳載其《記》於後雲。蓋「商」字特筆誤，而或者乘間而詆之耳（按，此事亦載《齊東野語》第十卷。初指其誤者，黃子由夫人胡氏也）。《記》曰：「皇帝踐祚之五年，乾坤清爽，瀛宇寧謐，施仁沾澤，損賦薄刑，所以養民本，迓天休，德至渥也。而又勵精圖政，綜賢經能，功亮績熙，小大咸舉，乃眷駐蹕，實惟錢塘，命尹神臯，聿嚴厥選。權尚書工部侍郎臣師■，以才學猷力，宣聲一時。昨拜大農，兼治天府。凡厥董寮劭農，振兵束吏，至於簿書期會，金谷〈缶後〉筒，以及郊丘之供，宮庭之奉，百司庶府之須，紀綱規模，肅肅具敘。茲表治行，擢登從班。其在四年十月七日，師■嘗奏曰：「臣仰稽聖代，襲唐舊因，即杭西湖為放生池者，天禧中，太子太保、判杭州王欽若之請也。西湖利害難弛者五，放生之舊，蓋居其一者，元■中龍圖閣學士、知杭州蘇軾之議也。紹興明詔，■廣至恩，化育所覃，罟弋有禁。淳熙慶壽，申飭淵謨，蕃殖既昌，福應攸侈。方當奉三宮之康福，綿萬世之本支，所宜日長月滋，益介多祉。顧令穹碑混於草莽，條禁墮於奸豪，甚非所以奉寬大、勸首善也。謀以誕聖之期，同致華封之祝，在嚴戒令，務謹堤防。■囿宮林，禁當並飭，富強挾貴，法所必行，庶帝帝心，用蕃國本。制曰『可』。於是相攸度址，近接城■，左介石函，右通涵制（按，原本云「近接城■，左涵右通」，今依《咸淳臨安志》改正）。作亭五楹，前有軒榭，揭名德生，以侈上賜。又作事三楹，俯納湖浸，祝網縱鱗所臨也。又作亭三楹，內儼山趾，舊刻新銘所峙也。植以華表，垂之嘉名，奉詢畫者，錢塘尉扈武也。亭成之日，都人聚觀，和氣歡聲，盤薄無際。祝皇之壽，與天並崇；祝皇之基，與地同久。推而達之天下，蓋自茲始。猗歟盛哉！臣竊惟未受天命，列聖重光，一以寬仁，守為家法。兵不輕用，刑不妄施，雨露所涵，舟車所至，滲漉亭育，潤澤豐美，況於萬物乎！然鳥獸魚鱉，咸若夏歷以興，以及鳥獸昆蟲，周家以盛有天下者，發政施仁，未有不本諸此。師■誠能推廣旨意，形於告猷，迄俾流恩，與宋無極。《詩》云：『天保定爾，以莫不興，如山如阜，如岡如陵，如川之方，至以莫不增。』維時有之。臣既書其事，復係以銘曰：「天賜宋命，世世以仁。宋媚於天，武文聖神。維天曰生，皇矣吳■。我其受之，代天牧人。刑不濫施，兵不妄陳。孰屍天府，永保又民。皇帝明聖，膺圖闡珍。曰宋家法，仁厚如春。惟曰圖回，是憲是遵。慈薰惠洽，廣莫■淪。孰屍天府，告猷有臣。調昔有池，西湖之津。羅■所窺，防禁勿申。廣上之德，封奏諄諄。師■稽首，惟恭惟寅。皇帝曰嘻，汝其作新。用侈福澤，壽予君親（按，「皇帝曰嘻」四句，原本脫落。今據《咸淳臨安志》補入）。勒石湖址，作亭湖濱。露囊金鑿，率時■紳。與厥耆老，戾止麟麟。鳶飛魚躍，整翰膏鱗。天穹涵涵，暨取苦轆。凡百都人，揉奸化醇。欽上之惠，捐苦棄繯。仁民之心，愛物是均。民物一致，天人之間。人頌皇帝，德冠群倫。奉承三宮，八千歲椿。子孫繩繩，子孫振振。」倘不備考以《記》，則後人必以無名子之言為信矣（按：此《記》傳鈔本多誤，且有錯簡。今依《咸淳臨安志》訂正）。

○犬吠村莊韓■胄嘗會從官於南園，京尹趙師■預焉。師因撻右庠士，二學諸生群起伏闕，詣光范詆師■。時史相當國，不欲輕易京尹，施行稍緩。諸生鄭門祥輩遂撰為師■嘗學犬吠於南園之村莊，又舞齋郎以悅■胄之四夫人，以是為詩，以擠師■於台諫。雖師■固附韓者也，亦豈至是？李秀岩心傳不請東南事，非其所目擊，乃載其事於《朝野雜記》，諸生犬吠齋郎之詩特詳焉。後之作史者當考。或謂有穿狗竇而入見韓者，亦非（按，犬吠村莊及費士寅狗竇事，《齊東野語》亦辨其誣）。

○考異韓敗，籍其家。臥內青綢帳後如用兵，用羅木自圍其寢，防刺也。惟所愛四夫人位最多，臣僚所謂「僭擬宮闈」者是也。籍其奏章，至陛下二字，必提空（一作「控」）唯謹。或以為韓意叵測者，非也。忠獻之族，得以全者，惟■胄無是爾。喻吳曦書稿曰：「■胄排群議，以節使能世其忠。今公此舉，■胄何面目以見上與士大夫？是非節使負■胄，乃■胄負上與天下之士大夫也。書至日，即宜舍逆從順，反邪歸正，閉三關以絕金，上偽璽於公朝。■胄為奏之上，封節使以真王，猶可以慰天下士大夫之望，而■胄庶幾其有面目以見上與天下之士大夫矣。」

○李季章使金詩李季章壁，巽岩尚書之仲子，蓋賢良公■之弟。開禧初，韓欲興兵未有間，既遣張公嗣古出使覘敵。嗣古使還，大拂韓旨，因復遣壁。壁還，與張異詞，階是遷政府，後又預誅韓之謀。壁使金詩云：「天連海岱壓中州，暖翠浮嵐夜不收。如此山河落人手，西風殘照懶回頭。」前二句不知其指何地，既曰「暖翠浮嵐夜不收」，又曰「西風殘照懶回頭」，意亦略相悖（一作「違」），恐傳者之誤也。季章所居，亦似（「似」字疑衍）號石林。諸公賦詩甚多，惟王大受仲可有詩絕出，記句云：「君不見牛奇章與李衛公，二人平生不相容。門前冠蓋互咿軋，唯有愛石心則同。」